

bkav la gtogs pa 与同平章事： 唐代多相制对吐蕃宰相制度的影响^{*}

黄辛建，多杰扎西

(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四川汶川 623002)

摘 要：吐蕃王朝的宰相制度先后经历了前期的独相制，剪灭噶尔氏家族后独相制向多相制过渡并最终实行多相制的发展历程。吐蕃王朝在宰相官衔的使用上将实职与加衔相结合，实行以首席宰相领衔的多相制度，以宰相职领他官衔或以他官赋予宰相衔，并在唐朝宰相职务的翻译上采取意译而对其他职务进行音译的方式。这些显示，吐蕃宰相制度无论是形制，还是具体运行，均受到了唐朝多相制的深刻影响，深得唐朝多相制的精髓，其学习借鉴唐朝多相制度的过程，与唐蕃之间历史关系的发展脉络一致，对其政治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bkav la gtogs pa；同平章事；宰相制度；影响

中国分类号：D691.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88(2014)03-0014-06

6世纪末7世纪初，青藏高原雅隆河谷的悉补野部崛起，吞并周边的羊同、吐谷浑及氏羌等部落，采取建立官制、厘定法律、创制文字等措施，建立了青藏高原空前强大的吐蕃王朝。纵观吐蕃王朝两百多年的发展历程，其政治制度中影响政局最深、变化最多的当属宰相制度。其宰相制度的发展先后经历了前期的独相制，剪灭噶尔氏家族后独相制向多相制过渡并最终实行多相制的发展历程。目前，学界对于吐蕃宰相制度的研究较为深入，产出了较多成果，笔者曾有所介绍，在此不再赘述。^[1]不过，现有研究对唐代多相制与吐蕃宰相制度之间的

关联性的关注度还不够，仅见林冠群先生在《唐代吐蕃众相制度研究》^[2]一文中，对唐朝宰相制度之于吐蕃宰相制度的影响有所涉及。本文拟在林冠群等学者研究基础上，以《唐蕃会盟碑》所呈现的汉藏官员对译为基础，就唐代多相制对吐蕃宰相制度的影响作一专题探讨。

一、吐蕃宰相制度发展概况

在吐蕃，宰相的称谓为“blon po che”或者“blon che”，即“大论”。《新唐书》记载：“其官有大相曰论

[收稿日期]2014-03-01

[作者简介]黄辛建(1979-)，男，四川安县人，现为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藏族历史经济与社会发展。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藏区地缘格局中的卫藏与康区历史关系研究”(课题编号:13CMZ018)的阶段性成果。

- 14 -

芭。”^[3]吐蕃宰相官称源自吐蕃王朝建立以前,由部落形态时的官称blon po衍生而来,“论芭”为“blon che”的音译。^{[4](P168)}对于吐蕃时期宰相制度的发展历程大致有三种观点。陈楠认为,吐蕃的宰相制度分为“自松赞干布死至墀都松赞剪除噶氏家族”(650-698年)、“芒松芒赞妃没庐·墀玛略临朝听政至墀德松赞嗣位赞普”(701-798年)、“墀德松赞即位至达磨即位”(798-838年)三个阶段。^[5]在《唐代吐蕃史论集》一书中,林冠群认为吐蕃宰相制度经历了独相制(吐蕃王朝建立至699年噶尔氏家族被剪灭)、多相制(699年-761年墀松德赞奉佛)及僧相制三个时期^[4]。在《唐代吐蕃众相制度研究》一文中,林先生对其此前的观点有所突破,提出吐蕃宰相制度历经四变,即独相制时期,从吐蕃王朝建立至都松芒保杰(676-704年)时期;多相制时期,自704年都松芒保杰薨于南诏至墀松德赞(742-797年)时期;僧相制时期,时间跨度大致为墀德松赞798年继位至836年前后;恢复多相制,时间段为墀祖德赞杀僧相钵阐布允丹后,不再任命僧相,吐蕃再度实行多相制度。^[2]

笔者认为,吐蕃宰相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为吐蕃王朝建立至699年噶尔氏家族退出吐蕃政治舞台,此为单相制阶段。吐蕃王朝建立初期,宰相一职始终由一人担任,称为“大论”。松赞干布时期,吐蕃王朝先后任命了娘·芒保杰尚囊、穷·保邦色苏孜、噶尔·禄东赞等数位大论。噶尔·东赞后,噶尔家族之赞悉、钦陵先后担任大论一职,由此开始了噶尔氏家族近五十年掌控吐蕃政局的局面。单相制造成了王权旁落,宰相职权坐大,对王权造成极大威胁。699年,赞普器弩悉弄剪灭噶尔家族,清除其党羽,单相制结束。第二阶段为多相制阶段,时间跨度为699年至842年吐蕃王朝灭亡。699年-704年间,吐蕃未再设大论一职,出现了赞普主外、太后主内,王室取代宰相直接主持政治、军事活动,王室外戚“尚”[®]和吐谷浑势力开始参与政治活动,行使宰相职权,组织会盟的现象。^[6]该段时间是为吐蕃王室开始尝试实行多相制,吐蕃宰相制度由单相制向多相制过渡。704年冬,赞普器弩悉弄在征南诏途中薨。705年,曲·莽布支拉松被任命为大论,不久后获罪,韦·乞力徐尚

辗随之被任命为大论。[®]与噶尔家族被剪灭之前相异的是,虽然吐蕃王朝任命了大论,但为防止宰相专权,分散了相权,开始同时任命多人担纲宰相职务,赋予宰相同平章事头衔,以分其权,从而形成由“大论”,即首席宰相领衔的多相制度,这标志着吐蕃多相制度正式建立。

在吐蕃王朝时期,僧相是否形成了一种制度?这一点值得商榷。墀德松赞时期(798-815年)任用娘定埃增为僧相(bkav chen po la gtogs),僧相开始出现在吐蕃政治生活中,佛教被赋予了大量特权。至墀祖德赞时期(815-836年),佛教地位更为崇高,僧相在较长时间内位列包括宰相在内的群臣之首。为此,陈楠及林冠群二位学者均将僧相视为吐蕃宰相制度的一个发展阶段。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僧相当道之时,僧相虽然一度位列包括群相在内的群臣之首,“国之政事,必以桑门[®]参政”^[3],但当时的吐蕃朝堂之中仍然存在首席宰相和首席宰相之下的众宰相,吐蕃王朝当时的宰相制度实质上仍是多相制。从《唐蕃会盟碑》所列双方参与会盟的官员显示,参与唐蕃会盟的吐蕃官员中,除了僧相钵阐布允丹(dano mying rus)外,还有包括大论在内的八位宰相。^[7]同时,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的《赞普传记》中,大相任职世袭记载上也并未有僧相出现。^[8]因此,僧相的地位虽然超越宰相领衔的群臣,列于所有官员之首,实质上仍是体制外的产物,并不是吐蕃宰相制度内的合理因素,不应当将其作为吐蕃宰相制度的发展阶段。正如林冠群先生所言,僧相的出现实际上是吐蕃赞普王室因崇佞佛教,罔顾官场伦理,破坏体制的不当举措,绝非正常情势所发展出来的合理制度。^[9]

二、唐代多相制对吐蕃宰相制度的影响

一直以来,西藏文化与中原文明之间都有着密切的交流与互动,吐蕃王朝对中原文明的吸纳,促进了中原文化与吐蕃文化的良性互动,加快了吐蕃发展进程和吐蕃文明的形成^[10]。对此,学术界已做过较多的论述和研究,石硕教授的《西藏文明东向发展史》^[11]对西藏历史发展与中原文明的内在联系做了系统的阐述,是为其中的代表。吐蕃宰相制度

作为吐蕃政治制度中的核心部分,其由单相制向多相制的成功转变和实施,正是全面深入地学习借鉴了唐朝多相制度。目前,吐蕃宰相制度相关研究,对唐代多相制与吐蕃宰相制度之间的关联性的关注度还不够,仅有林冠群先生的《唐代吐蕃众相制度研究》一文有较多涉及,认为“吐蕃师法唐朝的众相体制,惟妙惟肖,深得众相制度的精髓”^[2]。但由于资料阙如,要清晰呈现唐代多相制与吐蕃宰相制度之间的关联性难度很大,但仍然可以从有限的汉藏文献和金文碑刻中爬梳出一些线索。

长庆元年(821)唐蕃会盟于长安,二年(822)再盟于逻些(今拉萨),三年(823)于拉萨大昭寺门前树《唐蕃会盟碑》^[7]。《唐蕃会盟碑》藏语称为“祖拉康多仁”(gtsug lag khang mhun gyi rdo rings),意思是“大昭寺前之碑”。碑身的右面为吐蕃一方参与此次会盟的官员名单位次,共17人,上为藏文,下为该员职衔姓氏的汉字译音。碑的左面为唐朝参与此次会盟的官员名单位次,共18人,亦为藏汉对照。根据该碑记载,参与此次会盟的吐蕃王朝宰相达到9位,唐王朝宰相为5位。此碑列出的参与此次会盟的唐蕃双方官员的藏汉文字对译,对于今天研究吐蕃宰相制度与唐朝多相制度的相互关系提供了有力佐证。

在碑上列录双方官员的藏汉文对照中,第一句分别为“大蕃宰相等和好登坛立盟官僚名位”(bod chen povi blon po che phra mjal dum gyi gtsigs vdsin pa la gtogs pavi thabs dang mying rus la)及“大唐宰相等和好登坛立盟官僚名位”(rgya chen povi blon po che phra mjal dum gyi gtsigs vdsin pa la gtogs pavi thabs dang mying rus la)。在翻译上仅有大蕃和大唐的差别。在对译上,“宰相”与“blon po che”相对应,意即唐蕃双方的宰相们带领众官员登坛立盟。在此碑藏汉双方宰相职务的具体翻译上,吐蕃宰相为“chab srid kyi blon po then po”,汉文译为“宰相同平章事”;唐宰相为“同平章事”,藏文译为“bkav chen po la gtogs pa”。实际上,“chab srid kyi blon po then po”应为“chab srid kyi blon po chen po bkav la gtogs pa”的简化或者删减。^[2]这在此碑汉藏列表的第二句藏汉对译中可以得到印证。第二句汉藏语分别为“大蕃宰相同平章事名位(bod chen povi

chab srid kyi blon po chen po bkav la gtogs pa vi thabs dano mying rus)”及大唐宰相同平章事名位(Rgya chen povi chab srid kyi blon po chen po bkav la gtogs pa vi thabs dano mying rus)。对于宰相的全称,二者皆称为“chab srid kyi blon po chen po bkav la gtogs pa”。就字面意思而言,“chab srid kyi blon po chen po”为政治的大臣,即论政的大臣,是为宰相;“chen po bkav la gtogs pa”字面意思为“属于大诏命”^[12],即由赞普或者皇帝亲自任命,亦有参与商议国家政务的意思^{[12][P70]},此为宰相的加衔,汉语译为“同平章事”,就是入相之意。显见,吐蕃在与唐对宰相的对译上,采取了意译,将实职“chab srid kyi blon po chen po”(宰相)与加衔“chen po bkav la gtogs pa”(同平章事)结合起来。由此可见,吐蕃王朝以“bkav chen po la gtogs pa”或“bkav la gtogs pa”来翻译唐朝加衔的宰相的头衔“同平章事”,贴切反映了唐朝多相制度的内涵。^[2]

在《唐蕃会盟碑》列出的宰相群体中,吐蕃宰相可分为三部分:一为僧相(bkav chen po la gtogs)。此碑中,僧相钵阐布允丹(dano mying rus)超越会盟的吐蕃首席宰相,列于所有吐蕃官员之首。二为首席宰相,即“大论”(blon chen po),参与会盟的吐蕃大论共3位,即尚绮心儿(khri sum ge sbeg lha)、论土热(lho□□)及另外一位汉文已不清楚,藏文称之为□□bzang的宰相,在其碑刻中,均被称为“blon chen po”;三为大论之下的众宰相(chab srid kyi blon po chen po),共5位。如前所述,僧相实为吐蕃宰相制度体制外的怪相,但3人任大论的现象却值得关注。除《唐蕃会盟碑》中有三人同任首席宰相的现象外,在《大事纪年》和《恩兰·达扎路恭纪功碑》中也有相关记载。据《大事纪年》记载,727年,尚·本登葱与外甥吐谷浑小王、韦·悉诺逻恭禄一道被任命为大论。^[8]此为3人同任大论,即首席宰相的首次记载。此后,吐蕃又多次出现三人同任首席宰相的现象。据《大事纪年》记载,及至兔年(727),大论芒夏木薨。……任命外甥吐谷浑小王、尚·本登葱、韦·悉诺逻恭禄3人为大论。^[8](746年)“冬,赞普驻于札鸡,……由大论穷桑、末·东则布、朗·迈色3人主持集会议盟,征四茹牧场之大料集。及至兔年(763),蕃地举行大议事会,对大尚论予以

褒奖。授大论囊热以白宝玉文字告身,任命为大论;尚·野息授以钰石(瑟瑟)文字告身,并提拔至与噶尔孜门相应等同之权位。论·绮力卜藏任为大论。^[8]对此,《恩兰·达札路恭纪功碑》也有记载,“墀德祖赞赞普之时,恩兰·达札路忠诚业绩卓著,时,末·东则布,朗·迈色正任大相。”^[7]可见,在吐蕃实施多相制度后,在其相群中设有大论,即首席宰相(blon chen po),其人数大多为1人,在某些特定时期为3人^④,由首席宰相领衔的多相制度,显是借鉴了唐朝的多相制度。

在对会盟的唐方宰相的对译中,有一点值得注意。碑铭记载王播的汉文官称为“太中大夫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吐蕃将其译为“thavi cvung dave pu cung shu zhi lung gi thabs yod pa bkav chen po la gtogs pa”^[7]。其中的“thavi cvung dave pu cung shu zhi lang”,完全是汉文“太中大夫中书侍郎”的藏文音译。这一点在其他唐方宰相翻译中也是如此。正议大夫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李逢吉,被译为“Jeng vgi dave pu zhivu mun ha zhi lang gi thabs yod pa bkav chen po la gtogs pa □□□”。其中“Jeng vgi dave pu zhivu mun ha zhi lang”完全是汉文“正议大夫门下侍郎”的藏文音译。中大夫尚书户部侍郎同平章事杜元颖,被译为“Cvung davi pvn zhivu zhang shu ho bov zhi lang gi thaba yod pa bkav chen po la gtogs pa dov vgwun yweng”,其中“Cvung davi pvn zhivu zhang shu ho bov zhi lang”完全为中大夫尚书户部侍郎的音译。正议大夫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崔植,译为“□□dave pu zhivu cungshu zhi lang gi thabs yod pa bkav chen po la gtogs pa”,其中“□□dave pu zhivu cungshu zhi lang”完全为“正议大夫中书侍郎”的音译。正议大夫兵部尚书萧俛,藏文译为:“jeng vgi dave pu peng bo zhang shu thabs yod pa bkav chen po la gtogs pa seva vbven”,其中,jeng vgi dave pu peng bo zhang shu 完全为“正议大夫兵部尚书”的音译。可见,在唐朝宰相群的翻译中均有“gi thabs yod pa”,汉语意为“拥有……的方式”,接下来为“bkav chen po la gtogs pa”,就是唐朝宰相的另称“同平章事”,^[2]藏文的“bkav chen po la gtogs pa”与“同平章事”即为宰相的对译。可以看出,在藏汉对译中,吐蕃并不是一味地将唐朝宰相所有职衔进行

意译,或者完全进行音译,而是采取了两相结合的办法,将“正议大夫门下侍郎”、“中大夫尚书户部侍郎”等官衔进行了音译,将同平章事进行意译。而与此相异的是,吐蕃对参与会盟的其他唐朝官员的藏汉对译则完全为音译。在碑刻显示的参与会盟的18名唐方官员中,除5名宰相,还有13名其他官员。太中大夫礼部尚书兼司农卿裴武,藏文译为“thavi cung davi pvu levi bvo zhang shu kyam keng gi thabs yod pa bvevi bu”;朝政大夫大理卿兼御史大夫刘元鼎,藏文译为“jevu ceng dave zhivu davi li keng kyam gushi davi pvu thabs yod pa livu vgwang teng”;朝议郎尚书左司郎中兼御史中丞刘师老,藏文译为“jevu vgi lang zhivu zhang shu dsa svi lang cung kyam vgu shi cung shing gi thabs yod pa livu shi lavu”等等。对于上述官员的翻译,藏文对官员的职衔、姓名均为音译,以“gi thabs yod pa”(拥有……的方式)加官衔、姓名的藏文音译,未再有如“同平章事”类意译的官员。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吐蕃对唐朝宰相制度的熟悉。可见,对于唐朝宰相的内涵吐蕃掌握得十分精到,其对译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唐朝宰相的内涵,充分理解了唐朝多相制度的精髓。

在该碑中,唐蕃双方宰相均出现了以他官赋予bkav la gtogs pa(宰相同平章事)头衔现象。《唐蕃会盟碑》所载吐蕃大论中,大论尚绮心儿兼任天下兵马都元帅、另一位大论(姓名已不可考)兼任天下兵马副元帅的现象。与此对应,在碑铭中出现的唐朝宰相中,则普遍出现了以同平章事兼任他职的现象。如太中大夫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王播、正议大夫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李逢吉、中大夫尚书户部侍郎同平章事杜元颖、正议大夫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崔植等。^[7]在吐蕃,宰相们的重要政务之一,就是分赴各地主持集会议盟、出使地方,这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的《大事纪年》中记载尤为详尽。^[8]这为吐蕃宰相领他职创造了条件。吐蕃王朝自广德元年,在其域内以东、以北、以南、以西,陇山以西的广大边境地域,就开始设置五道节度使,即吐蕃东境五道节度使,下辖五“道”节度使,而且诸“道”节度使都由吐蕃大相兼领。^[13]据《资治通鉴》记载,“吐蕃遣其大相兼东鄙五道节度使论莽热将兵十万解维州之围,西

川兵据险设伏以待之。”^[14]《旧唐书》记载,贞元十八年十二月,“吐蕃连败,灵、朔之寇引众南下,于是赞普遣莽然以内大相兼东境五道节度兵马使、都统群牧大使率杂虏十万众来解维州之围”^{[15](卷196)}。《新唐书》载:“时皋围维州,赞普使论莽热没笼乞悉菟兼松州五道节度兵马都统、群牧大使,引兵十万援维州。”^{[15](卷216)}吐蕃或以宰相衔领其他军政要职,或以其他要职挂宰相衔,这与唐朝多相制度极为相似。

三、结 语

在唐朝,初因隋制,以三省之长中书令、侍中、尚书令共议国政,此宰相职也。其后,以太宗尝为尚书令,臣下进不敢居其职,由是仆射为尚书省长官,与侍中、中书令号为宰相,^[16]宰相“佐天子,总百官,治万事”^[16],或以三省长官为相,或以他官为相,有真宰相,还有使相,宰相以集体的面目辅佐皇帝行使职权,在唐王朝的兴衰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7]从长庆三年(823)树于拉萨大昭寺门前的《唐蕃会盟碑》所列唐蕃双方参与会盟的官员构成、藏汉双方官员官职的藏汉对译,以及稀疏分布于汉藏文文献所反映的吐蕃多相制的情况来看,吐蕃宰相制度受到了唐朝多相制的深刻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为在宰相官衔的使用上与唐朝多相制异常相似,将实职“chab srid kyi blon po chen po”(宰相)与加衔“chen po bkav la gtogs pa”(同平章事)结合起来,以“bkav chen po la gtogs pa”或“bkav la gtogs pa”来翻译唐朝加衔的宰相的头衔“同平章事”,贴切反映了唐朝多相制度的内涵;二是在官员职务的藏汉对译上,藏文将唐朝宰相职务进行了意译而对其他职务进行音译,体现了对唐朝宰相内涵的熟稔;三是以首席宰相领衔的多相制度,显是借鉴了唐朝的多相制度;四是以宰相职领他官衔或以他官赋予宰相衔,以隆重其位。这些显示,吐蕃的宰相制度无论是形制,还是在具体运行上,均受到了唐朝多相制度的深刻影响,深得唐朝多相制的精髓。

吐蕃宰相制度学习借鉴唐朝多相制度的过程,与唐蕃之间历史关系的发展脉络一致。正如林冠群先生所说:“吐蕃王朝师法唐朝的宰相制度主要

是采取走出去学习的方式取得的。”^[2]自6世纪末7世纪初吐蕃王朝建立以后,积极吸取唐朝、印度等周边国家的先进文化养分。^[10]随着641年文成公主进藏,吐蕃掀起了吸纳中原文明的第一次高潮,唐应吐蕃请求,派去各类工匠数百名,并给予各种种子,中原文化因素开始大量传入吐蕃;^[18]同时,吐蕃派员入国学,习礼仪,开始逐渐接触并了解中原文化礼仪制度,包括多相制度在内的唐朝制度文化当是其学习唐典章制度的重要内容。吐蕃王朝三个重要人物仲琮、论钦陵、悉腊^⑤等均曾入国学,“遂得遍观中国兵威礼乐”^[19]。不过,由于噶尔氏长达五十多年的专政,吐蕃王朝初期并无施行多相制的土壤。随着698年赞普器弩悉弄铲除噶尔家族势力、699年清查其家族之财产,噶尔氏家族彻底退出吐蕃政坛后,多相制成为吐蕃宰相制度的发展趋势,吐蕃开始从单相制向多相制过渡。景龙元年(710),金城公主入藏再一次掀起了吐蕃吸纳中原文化的浪潮,为吐蕃进一步吸纳唐朝多相制的运行机制提供了机会。金城公主在藏时,所派遣的贵胄子弟入唐朝读儒术、习礼仪,^[20]其中当包括唐朝多相制度。正因积极吸纳中原文明,“服改毡裘、语兼中夏、明习汉法、睹衣冠之仪、目击朝章、知经国之要”^[21],吐蕃王朝得以习得唐朝多相制度的精髓,并将其运用到吐蕃的政治制度之中。唐朝多相制对吐蕃宰相制度的影响正是唐蕃文化的相互交融的缩影,推进了中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注 释]

- ①吐蕃王朝的世俗权力主要由“论”和“尚”两大贵族群体主导。其中,“论”主要是王室悉补野家族和对建立吐蕃王朝有功的传统豪族势力,如琛氏、蔡氏等,拉萨河流域的噶尔氏、韦氏、娘氏、农氏等家族及末氏、朗氏等苏毗氏族;“尚”主要指来自赞普母亲氏族一方亲属的官员,即王室外戚,主要来自四大外戚家族,即没庐氏、蔡邦氏、那囊氏和琛氏。
- ②大论,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含义。在噶尔家族被剪灭前的独相制时期,其意为“宰相”,在此后的多相制时期,“大论”之称为“首席宰相”之意。
- ③沙门、僧侣之意。
- ④吐蕃王朝时期,3人同任“大论”(blon chen po)现象的出现,可能为吐蕃王朝政治生活面临严峻挑战下的非常举措。其中,727年,外甥吐谷浑小王、尚·本登葱、韦·悉诺逻

恭禄3人共任“大论”之际,吐蕃王朝的政坛形势极其复杂,是在传统贵族“论”和王室外戚“尚”政治博弈下,吐蕃王室为实现政治平衡的举措,是吐蕃政治权力由传统贵族“论”主政向王室外戚“尚”主导过渡的节点;墀德祖赞时期,穷桑、末·东则布、朗·迈色共任大论之时,正是吐蕃王室和大臣之间兴佛和禁佛矛盾逐步尖锐化,反佛势力强大之时,可能是墀德祖赞猜忌中藏的贵族,而引偏远的贵族入中央任重职务;《唐蕃会盟碑》出现3人共为大论之际,正值吐蕃王室崇佛,僧人主政,权力归于比丘,吐蕃政治权力太平发生重大倾移,政治生命走向没落之际。参见:黄辛建:《韦·悉诺逻恭禄获罪遣:吐蕃贵族论与尚的政治博弈》,《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石硕:《吐蕃政教关系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林冠群:《吐蕃赞普墀松德赞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89年。

⑤仲琮为吐蕃大臣,咸亨三年(672),吐蕃仲琮来朝。先是,仲琮年少时,尝充质入朝,诣太学生例读书,颇晓文字;掌持吐蕃朝政多年的论钦陵,曾入侍唐朝,其“皆因充侍子,遂得遍观中国兵威礼乐”,成为吐蕃对唐的极大威胁;悉腊被称为“饱学之士”,《唐诗记事》中还记载有他用汉文作诗的故事,早年曾侍唐,任“吐蕃舍人”,以能言善辩著称,人称“辨才”,后被派入长安迎聘金城公主。参见:《册府元龟》[Z],卷544谏诤部;任新建:《藏族文化构建中对汉文化的吸收与整合》[J],《中华文化论坛》,1994年第2期。

[参考文献]

- [1]黄辛建,石硕.吐蕃宰相制度研究综述[J].民族学刊,2013(1).
- [2]林冠群.唐代吐蕃众相制度研究[J].中国藏学,2012(1).
- [3]《新唐书·吐蕃传》。
- [4]林冠群.唐代吐蕃史论集[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6.

- [5]陈楠.吐蕃大相尚结赞考述—兼论吐蕃宰相制度变化的几个阶段[J].中国藏学,1997(3).
- [6]黄辛建.韦·悉诺逻恭禄获罪遣:吐蕃贵族论与尚的政治博弈[J].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
- [7]王尧.吐蕃金石录[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
- [8]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
- [9]林冠群.唐代吐蕃的僧相体制[J].中国藏学,1998(1).
- [10]黄辛建.从遣子入侍看唐对吐蕃吸纳中原文明的争议[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社版),2012(8).
- [11]石硕.西藏文明东向发展史[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
- [12]Brandon Dotson. The Old Tibetan Annals: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Tibet's First History.
- [13]金滢坤.吐蕃节度使考述[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1).
- [14]《资治通鉴》卷二三六,贞元十八年(802)正月条。
- [15]《旧唐书·吐蕃传》卷一九六。
- [16]《新唐书·百官一》。
- [17]张国刚.唐代官制[M].西安:三秦出版社,1987.
- [18]藏族简史编写组.藏族简史[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
- [19]《册府元龟》卷五四四谏诤部。
- [20]王森.西藏佛教发展史略[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 [21]《册府元龟》卷五四四谏诤部直谏十一。

[责任编辑 顾祖成]

[校对 赵海静]

An Analysis of Emperor Jiaqing's Tibetan Policy in the Qing Dynasty

Peng Bo

(School of Culture and History,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Abstract: It is during Emperor Jiaqing's reign that Qing Dynasty began to decline. However, it is also the time that Qing government took the strongest control of Tibet.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discuss the emperor and his ministers' attitudes toward Tibetan local affairs from the respects of domestic politics and foreign affairs, and explores the reasons.

Key Words: Qing Dynasty; Emperor Jiaqing; Tibetan affairs; governance

Governance in Tibetan Areas of Gansu Province and Qinghai Province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Gao Xiaobo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Guiyang 550001;

Guizhou Ethnic Study Center of Cooperative Innovation for Judicial Civilization Guiyang, 550001)

Abstract: After its founding, the Qing Dynasty started governing frontier areas. As a strategic region to rule Tibet and control the western districts, Qinghai was the focus of the Qing government. On the whole, measures of governing Qinghai Tibetan areas include implementation from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aspect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frontier policy in the Qing Dynasty and its effect, such as suppress over the rebellions, bureaucratization of native officers, and administrative areas changes in politics; initiatives of wasteland opening up and trade developing in economy; and building schools in culture.

Key Words: early Qing dynasty; Tibet area in Qinghai; bureaucratization of native officers

The Influence of Prime Minister System in Tang Dynasty on Tubo Prime Minister System

Huang Xinjian, Dorje Zahi

(Aba Teachers College, Wenchuan, Sichuan, 623002)

Abstract: Tubo Dynasty's Prime Minister System has experienced the single system and eventually implemented the course of multi-system. In combination with position and title, Tubo Dynasty use a multi-system with the chief minister. Free translation and transliteration were adopted with regard to Tang's counterparts. It is shown that the prime minister system, regardless of frame or operation, has been influenced by the multi-system. A far-reaching influence has been exerted on Tubo politics in the process of communication with Tang.

Key words: Bkav La Gtogs Pa; Tong Ping Zhang Shi; prime minister system; influence